

地缘政治重构视域下土耳其战略自主及其约束*

赵娟娟 王 欢

摘 要：随着大国博弈的深化与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剧烈重构，土耳其基于对发展与安全的追求日益表现出战略自主的倾向。战略自主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也构成“土耳其世纪”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土耳其的战略自主实践涵盖国防工业、经济、政治与外交等多个层面。在大国战略调整与中东地区秩序重构的外在压力、埃尔多安执政风格与政治理性的内在塑造、国家实力提升带来的主体条件以及国家安全与利益不断拓展等多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土耳其追求战略自主的步伐加快，其核心是要解决对美俄等大国的过度依赖，谋求在地缘政治中的战略主导权，塑造在区域政治和全球政治中的影响力。但受经济结构脆弱性、地缘政治锁钥两面性及地区安全困局的制约，土耳其的战略自主始终处于依附与自主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之中，呈现出显著的“有限自主”特征。

关键词：土耳其；战略自主；地缘政治；“土耳其世纪”

作者简介：赵娟娟，博士，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郑州大学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郑州 450001）；王欢，博士，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西安 710049）。

文章编号：1673-5161(2026)02-0098-26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系 2023 年度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项目(GZC20232452)、2024 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24CZZ018)及 2025 年度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5-ZZJH-408)的阶段性成果。

当前,全球体系加速演进,中东地缘格局正经历结构性调整。一方面,域外大国权力投射的弱化与区域国家主体意识的觉醒形成了历史性交汇;另一方面,传统地缘政治竞争模式正被涵盖政治、经济与安全等多维复合型地缘生态所取代,使得越来越多的中等强国或地区性大国表现出强化战略自主的倾向,并催生出复合地缘战略的新生态。土耳其是中东地区的关键一员,其“得也地缘,失也地缘”的特殊区位属性及对发展与安全的追求,使其追求战略自主的意愿不断增强。尤其是2022年埃尔多安公开的“土耳其世纪”国家战略愿景文件,这不仅是埃尔多安政权维系政治合法性的纲领,更是通过新奥斯曼主义思想遗产与现实利益诉求的融合,推动了土耳其战略自主的实践进程。“土耳其世纪”是埃尔多安长期的政治愿景和国家战略,其明确了致力于让土耳其跻身世界十大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国家的目标和外交政策的未来方向,决心建设“土耳其轴心”。^① 作为实现“土耳其世纪”的必经之路,对战略自主的追求也是土耳其在变化地缘环境中对国家定位、身份与实力的重新审视,以及谋求区域领导地位的战略路径。当前,提升战略自主性已成为埃尔多安开启“土耳其世纪”大战略的基本原则,但尽管土耳其追求战略自主的意识强烈且目标明确,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土耳其战略自主走势仍存限度与变数。在依附与自主的持续张力中,“有限自主”是当前土耳其战略自主实践的显著特征。

一、关于土耳其战略自主的文献综述

当前学术界对土耳其战略自主性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维度切入。第一个维度聚焦战略自主性的生成机理,主要以外交政策为解释变量,探讨其与战略自主的互动关系;第二个维度侧重国际关系视角,分析土耳其与西方盟国的结构性矛盾及区域战略诉求;第三个维度聚焦国内视角,关注土耳其建构战略自主的内生性动力机制。

在外交政策与战略自主的互动机制研究方面,学界存在两种解释路径。其一,政策实践驱动论者强调,土耳其通过外交转型塑造了战略自主的空间。有学者指出,在“阿拉伯之春”之前,合作和追求共同利益作为提升对外关系的优先事

^① Muhittin Ataman, “The Century of Türkiye: A New Foreign Policy Vision for Building the Türkiye Axis,” *Insight Turkey*, Vol. 25, No. 3, 2023.

项,土耳其致力于采取“去安全化”“去军事化”的“与邻国零问题”外交政策,^①其本质上是借助政策趋同策略构建全球伙伴关系而获得的有限自主性。^②随着国际体系多极化加速及美国中东战略收缩,土耳其在“阿拉伯之春”后推行积极进取外交政策,通过议题导向型联盟重构形成自主决策模式,过去相互依存的外交逻辑越来越多地呈现出追求战略自主的逻辑。^③其二,体系结构决定论者则认为,国际权力格局的结构性变迁是推动战略自主的根本动力。在后西方秩序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制度性权力的提升削弱了传统大国对中等国家行为的规训能力,^④这为土耳其推进自主外交创造了机遇。^⑤特别是“俄罗斯、中国等全球性大国采取更加自信和更具竞争性的外交政策之后,土耳其也相应在其所在区域寻求更大程度的自主权。”^⑥作为一种通过降低战略选择的排他性以拓展战略自主空间的尝试,土耳其借此减少对美欧等传统盟友的依赖,“交易主义”(transactionalism)逐渐成为其与西方国家的互动原则。^⑦

国际关系视角聚集于土耳其与西方盟国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区域战略诉求。阿克达斯(Tamseel Aqdas)指出,基于新奥斯曼主义影响,土耳其为提升战略自主性,正逐步疏离欧盟及跨大西洋联盟,并将外交重点转向中国、俄罗斯与全球南

① Ülgen Sinan,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ol. 20, 2022, pp. 220–229.

② Şaban Kardaş, “Quest for Strategic Autonomy Continues, or How to Make Sense of Turkey’s ‘New Wave’,” *GMF Analysis On Turkey*, November 28, 2011, https://www.academia.edu/1121561/Quest_for_Strategic_Autonomy_Continues_or_How_to_Make_Sense_of_Turkey_s_New_Wave_, 上网时间:2025年5月29日。

③ Amnon Aran and Mustafa Kutlay, “Turkey’s Quest for Strategic Autonomy in an Era of Multipolarity,” *IPC POLICY BRIEF*, February 2024, p. 5, <https://ipc.sabanciuniv.edu/Content/Images/CKeditorImages/20240301-10034255.pdf>, 上网时间:2025年5月29日。

④ John 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3, No. 4, 2019, pp. 7–50.

⑤ G. John Ikenberry, Michael Mastanduno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Introduction: Unipolarity, State Behavior, and Systemic Consequences,”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2009, p. 19; Seng Tan, “Consigned to Hedge: South-east Asia and America’s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6, No. 1, 2020, pp. 131–148; Feng Liu, “The Recalibration of Chinese Assertiveness: China’s Responses to the Indo-Pacific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6, No. 1, 2020, pp. 9–28.

⑥ Muhittin Ataman, “Editor’s Notes,” *Insight Turkey*, Vol. 21, No. 4, 2019, pp. 4–5.

⑦ Fuat Keyman, “Batu-Sonrası Dünyada Türk Dış Politikası ve ‘Türkiye Meselesi’,” *Perspektif*, February 15, 2024, <https://www.karar.com/gorusler/bati-sonrasi-dunyada-turk-dis-politikasi-ve-turkiye-meselesi-1837658>, 上网时间:2025年4月20日。

方国家。^① 这一判断在达莱(Galip Dalay)的经济—外交互动模型中得到进一步延伸,认为土耳其经济实力的持续增强与长期停滞的入盟进程形成显著张力,这一结构性矛盾促使土耳其外交重心转向中东地区。^② 亚帕尔(Hakan Yapar)则通过分析土耳其的“战略纵深构想”向“蓝色家园学说”的战略转型,揭示出土耳其国家战略的深层变革,认为土耳其的战略调整并非简单的“东向替代”,而是通过有选择地深化与非西方大国的功能性合作,在维持与传统西方伙伴关系的同时,增强自身的战略议价能力,构建一种具有对冲性质的战术联盟体系。^③ 阿斯帕累托(Alberto Gasparetto)指出,土耳其已然成为一种“摇摆大国”的力量,其战略自主性的实践实质上是国内民族主义政治与区域权力博弈相互作用的结果。^④ 由此可见,与西方盟国关系的结构性张力及其在地缘政治中的区域战略诉求共同塑造着土耳其的战略转向。

国内视角系统揭示了土耳其战略自主性建构的内生性动力机制及其结构性约束。在政治支持层面,战略自主性实践并非必然导致与传统盟友的脱钩,也可能是一种政策导向,旨在通过实施更谨慎的“自主最大化政策”来吸引国内支持。^⑤ 库特莱(Mustafa Kutlay)和奥尼什(Ziya Öniş)认为战略自主有助于土耳其政府动员国内选举基础、分化反对派并获得民众支持,所以,土耳其追求战略自

^① Tamseel Aqdas, “The Rise of Neo Ottomanism in Turkey for Strategic Autonomy in Liberal World Order,” *Journal of Security and Strategic Analyses*, Vol. 9, No. 1, 2023, pp. 53–67.

^② Galip Dalay,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fter Davutoglu: Continuity vs. Rupture,” *Al Jazeera Center for Studies*, July 14, 2016, <http://studies.aljazeera.net/en/reports/2016/07/turkish-foreign-policy-davutoglu-continuity-rupture-160714100039252.html>, 上网时间:2025年12月16日。

^③ Hakan Yapar, “From Strategic Depth to Blue Homeland and Beyond: Understanding Turkey’s Drift towards Greater Strategic Autonomy,” *IEEE. es*, April 12, 2021, <https://docslib.org/download/11263464/from-strategic-depth-to-blue-homeland-and-beyond-understanding-turkeys-visit-web-receive-newsletter-drift-towards-greater-strategic-autonomy>, 上网时间:2025年4月19日。

^④ Alberto Gasparetto, *Transition and Middle Power: Turkey’s Strategic Autonomy on the Atlantic Area Border with the Middle East,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Horn of Africa*, in *World Order Transition and the Atlantic Are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Empirical Analysis*, 2021, pp. 183–203.

^⑤ Arlene B. Tickner, “Autonomy and Latin Americ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nking,” in Jorge Dominguez and Ana Covarrubias,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tin America in the world*, Abingdon: Routledge, 2014, p. 79.

主在相当程度上就是服务于国内政治合法化的需要。^① 从经济视角来说,土耳其作为处于外围地位的经济体,需要为争取一些政策空间作出勇敢尝试,^②但经济结构的对外依存性决定了战略自主的限度。^③ 这种结构性矛盾促使土耳其采取“嵌入式自主性”策略,如通过国防工业本土化拓展战略回旋空间。^④ 强大的国防工业现代化构成了土耳其实施积极进取型外交政策的重要保障,国防工业自主化转型作为追求战略自主的重要表现,^⑤也是土耳其贯彻“战略深度主义”外交思想、谋求地区乃至全球大国目标的必然要求。^⑥

综合现有研究可知,学界对土耳其战略自主的认识已形成以下共识:土耳其的战略实践嵌套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架构,是一个已然“能够在区域和全球问题上施加足够影响而越来越被外部大国视为一个有能力解决地区争端的关键角色。”^⑦尤其在当前地缘政治格局的剧烈重构下,随着土耳其作为中等强国不断崛起,追求战略自主已成为其国家大战略的首要目标。关于土耳其战略自主性研究也已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

① Mustafa Kutlay and Ziya Öniş,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a Post-Western Order: Strategic Autonomy or New Forms of Depende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7, No. 4, 2021, pp. 1085–1104.

② Özgür Orhangazi and A. Erinc Yeldan, “Turkey in Turbulence: Heterodoxy or a New Chapter in Neoliberal Peripheral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54, No. 5, 2023, pp. 1197–1225.

③ 邹志强、俞海杰:《理想之治与现实之困:土耳其“百年愿景”的经济成效评析》,载《西亚非洲》2023 年第 6 期,第 96 页。

④ Tresno Wicaksono and Anak Agung Banyu Perwita, “The 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Lessons from the Republic of Turkey,” *Journal Hubungan Internasional*, Vol. 9, No. 1, 2020, pp. 53–67.

⑤ 刘亚萍、蒋真:《从“美国化”到“工业化”:土耳其国防工业的发展与转型》,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3 年第 3 期,第 79 页;Lars Haugom, “Turkish Foreign Policy under Erdogan: A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38, No. 3, 2019, p. 212.

⑥ 陈利宽、潘少鹏:《土耳其防务自主的探索:进程、成就与前景》,载《国防科技》2023 年第 5 期,第 87 页。

⑦ Alberto Gasparetto, “Transition and Middle Power: Turkey’s Strategic Autonomy on the Atlantic Area Border with the Middle East,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Horn of Africa,” *World Order Transition and the Atlantic Are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Empirical Analysis*, January 21, 2021, p. 200.

二、土耳其战略自主的实践路径

追求战略自主是贯穿现代土耳其发展进程的持久战略目标,并在长期实践中逐步演变为一套涵盖国防工业、经济、政治、外交等层面的系统性战略布局。

(一) 推进国防工业自主化,构建复合国防体系

1974年美国在塞浦路斯战争期间对土耳其实施武器禁运,为土耳其建立独立的国防工业体系敲醒了警钟。尤其是中东变局后,叙利亚内战外溢、美俄博弈升级及库尔德问题“泛区域化”等复合安全威胁,推动土耳其将军事能力建构纳入“宝贵孤独”战略框架,发展国防工业成为国家优先事项。

土耳其具有国防工业自主化的意愿和能力,并已形成一个“军工政研”复合体。第一,政府高度重视国防工业的发展,积极推动制度性赋权与战略规划协同演进。如土耳其议会通过了《国防工业法》,为国防工业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设立由政府领导的专门管理机构,统筹国防工业的决策制定、武器采购、资金投入以及现代武器研发和生产等工作,甚至将原隶属国防部的国防工业局及土耳其军事基金会划归总统直接管理。^①在“2023政治愿景”、《2019~2023年战略规划》、2023年正发党竞选宣言中,土耳其政府始终将发展国防工业作为国家优先发展战略。

第二,土耳其成立了集海、陆、空于一体的土耳其武装部队基金会(TSKGV),并在基金会的支持下建立多家大型国防军工企业集群。截至2025年,军事电子工业公司(Aselsan)、航空航天工业公司(TAI)、火箭工业与贸易公司(Roketsan)、军用造船企业(Asfat)、机械与化学工业公司(MKE)等五家公司跻身世界百强军工企业;同时,创建了航空航天集群协会(HUKD)、埃斯基谢希尔航空航天公司(Eskisehir Aerospace)、布尔萨航空公司(Bursa Aviation)等中小型企业,专门从事国防工业领域各种产品的生产与服务;^②成立“国家舰”项目办公室,制定发展计划,2023年土耳其采用75%的国内材料制造的无人机航母“阿

^① 刘亚萍、蒋真:《从“美国化”到“工业化”:土耳其国防工业的发展与转型》,第82页。

^② Alpaslan Demir, Ebru Caymaz and Fahri Erenel, “Defense Industry Clusters in Turkey,” *Journal of Defense Resources Management*, Vol. 12, No. 1, 2016, p. 8.

纳多卢”号入役,^①如今,无人机已成为土耳其军工的支柱产业,其自主可控发展推动了土耳其的军工自主。据统计,土耳其军工对外依存度已实现从 2002 年的 80% 到 2023 年的 20%,从事国防工业的国内公司约有 1,500 家。^②

第三,研发也在土耳其国防工业发展中具有关键作用。2012 年,土耳其开展了一项国防工业发展研究人员计划,旨在培养国防工业领域的研发人员,推动以本土研发取代外国采购。截至 2018 年,已有包括土耳其科奇大学(Koç University)、安卡拉大学(Ankara University)等 31 所高校和 355 家国防工业公司加入这一研究项目。土耳其还成立了国家级硅谷科技园,主要通过大学与工业组织的合作,实现科学—技术—产品的转化。国防工业在研发方面大量投入,鼓励国内原创性生产,力图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土耳其品牌”,有助于增强土耳其的工业化与科技化进程,进一步实现武器本土化目标。如今,土耳其国防工业已经从主要依赖外国进口的采购模式转变为引进吸收与自主研发并举的自力更生模式,并成为推动战略自主的主要手段。

(二) 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构建独立经济体系

土耳其正在成为一个更有能力的地区行为体,即使经济增速回落,且经济局势深受美国影响,但在限制性发展框架内,其正以一种自助式经济发展模式获得更大程度的战略自主。

1. 突破依附性经济关系,构建多元化国际贸易合作网络

首先,积极反抗美国霸凌与制裁。一方面,埃尔多安推动“去美元化”。作为土耳其的主权货币,里拉深受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主导地位的影响,埃尔多安呼吁实行金本位制,认为“美元使世界面临汇率压力,而黄金从来不是压迫的工具。”^③2018 年,土耳其紧跟俄罗斯步伐,断崖式减持美债,1 月持有美债 496 亿美元,6 月就下降至 288 亿美元,位列净减持美债规模最大国家和地区的第四位。同时,土耳其在与俄罗斯与中国的多个行业合作中,绕开了美元结算,采用卢布

^① Burak Ege Bekdil, “Turkey Chooses Local Shipyards to Build Three Frigates,” *Defense News*, January 25, 2023, <https://www.defensenews.com/industry/2023/01/24/turkey-chooses-four-shipyards-to-build-three-frigates/>, 上网时间:2025 年 4 月 7 日。

^② Mustafa Kutlay and Ziya Öniş,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a Post-western Order: Strategic Autonomy or New Forms of Dependence?,” p. 1092.

^③ “Turkey Joins Other Nations Flocking from US Dollar Hegemony,” *Mint Press News*, April 21, 2018, <https://www.mintpressnews.com/turkey-joins-other-nations-flocking-from-dollar-hegemony/240867/>, 上网时间:2025 年 4 月 9 日。

或本币支付。另一方面,针对美国经济制裁,积极采取反制裁措施。2018年3月,美国对土耳其的钢铁和铝产品征收25%和10%的关税,到8月又分别上调至50%和20%,这导致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跌至历史新低(1美元兑7.1326里拉)。对此,土耳其也对美国部分产品实施反制措施。6月21日,土耳其对美国22类商品共有价值2.665亿美元的产品实施限制性措施,其中酒类、汽车、烟草分别加征70%、60%和30%的关税,到8月将关税翻倍,上调总额达到5.33亿美元。^①

其次,促进经济外交转型。土耳其通过寻求替代性经济伙伴,尝试构建多元化国际贸易合作网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金融机构曾对土耳其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与支持,但在接受国际金融机构经济援助的同时,往往也要以金融机构提出的改革条件作为交换。例如,20世纪初土耳其向IMF申请180亿美元贷款援助,但也要因此而接受IMF对其作出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的调整,使其经济政策更具市场化和自由化特征。埃尔多安为避免向国际金融机构寻求援助而失去一定经济自主权,曾公开表示土耳其不需要外国资本,可以为自己的经济融资,这也意味着IMF等国际机构反对土耳其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市场化与自由化的组织意识形态规范作用趋于弱化。^② 据统计,2016~2019年间,卡塔尔对土耳其投资增长了近500%,一跃成为其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国;2021年阿联酋领导人宣布在土耳其投资100亿美元;^③同年,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与土耳其之间的贸易往来达到220亿美元;^④随着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与美国中东战略的收缩,土耳其同沙特更是实现了历史性和解,两国于2026年2月3日签署20亿美元可再生能源投资协议。土耳其经济外交转型表明,其已不再完全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外部规范性力量的支配,多元化国际贸易合作网络的构建便是自主性的体现。

^① M. Ashraf Siddiqui, "Turkey Doubles Tariffs on 22 US Products, Turkey Takes Step to Protect Turkish Firms," *Asian Telegraph*, August 15, 2018, <https://asiantelegraphqatar.com/current-affairs/turkey-double-tariffs-on-22-us-products-turkey-takes-step-to-protect-turkish-firms/>, 上网时间:2026年3月5日。

^② 邹志强:《土耳其经济治理的危机与转型》,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1期,第9页。

^③ "UAE Announces \$ 10 Billion Investment Fund in Turkey," *Khaleej Times*, November 24, 2021, <https://www.khaleejtimes.com/uae/uae-announces-10-billion-fund-for-investments-in-turkey>, 上网时间:2026年2月24日。

^④ "Gulf-Türkiye Economic Forum Focuses on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awsat*, November 13, 2023, <https://english.aawsat.com/business/4665311-gulf-t%C3%BCrkiye-economic-forum-focuses-investment-opportunities>, 上网时间:2025年4月9日。

2. 推进内生性增长模式, 积极调整经济政策与产业结构

第一, 将投资与出口作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亲西方的外向型经济模式让土耳其尝到发展甜头的同时, 高度依赖外来资本流入也暴露了深层的经济结构性弊端。基于国际宏观经济的下行波动与国内经济增长的疲软乏力, 土耳其更加重视以“投资”与“出口”两架马车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借此摆脱外部经济束缚, 增加经济主动权重。一方面, 大力推进投资吸引政策, 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土耳其自 2003 年就出台了专门的外商直接投资法, 并与美、俄、欧、中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 对于指定落后地区还制定了投资激励计划等。自 2021 年开始, 土耳其政府投资署已出台“外国直接投资战略(2021~2023)”和“外国直接投资战略(2024~2028)”两部连续性战略, 作为引入增值投资的路线图, 该战略国际投资商提供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也促进了土耳其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两大战略文件显示, 2004~2023 年土耳其吸引了 2,610 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 在中东欧地区以 9.8% 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二。^① 虽然第一份战略文件制定了“到 2023 年将土耳其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提高到 1.5%”的目标, 而实际上比重达到 1.34%, 但 2023 年土耳其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达到 1,783 亿美元, 比 2015 年 674 亿美元增加一倍之多。除此之外, 土耳其还推出了投资承诺预付贷款机制, 为技术和战略投资提供 3,000 亿里拉的有利融资条件。^② 截至 2024 年 9 月 18 日, 已有 238 个项目提交了申请, 总投资规模达 12,580 万亿里拉, 埃尔多安公开表示, “土耳其的目标是使‘土耳其世纪’成为投资的世纪。”^③

另一方面, 优化出口结构, 以出口拉动经济发展。出口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源, 也是土耳其四大优先发展目标之一。^④ 截至目前, 土耳其以 5 年为一个

^① “Türkiy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trategy (2024–2028),” *Turkey Investment Office*, August 1, 2024, p. 27, <https://www.invest.gov.tr/en/pages/fdi-strategy.aspx>, 上网时间: 2025 年 2 月 26 日。

^② “埃尔多安总统公布土耳其高科技投资计划”,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 2024 年 9 月 18 日, <https://www.eccpit.com/news/Y21zcG86NTE4MQ>, 上网时间: 2025 年 5 月 17 日。

^③ “We Aim to Make the Century of Türkiye a Century of Investment,”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ürkiye*, July 26, 2024, <https://www.tccb.gov.tr/en/news/542/153145/-we-aim-to-make-the-century-of-turkiye-a-century-of-investment>, 上网时间: 2025 年 2 月 26 日。

^④ “Turkey’s Export Capacity is Its Trump Card to Feature Among the World’s Top 10 Economies,”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ürkiye*, September 18, 2021, <https://www.tccb.gov.tr/en/news/542/130547/-turkey-s-export-capacity-is-its-trump-card-to-feature-among-the-world-s-top-10-economies->, 上网时间: 2025 年 2 月 26 日。

周期,已发布了第十二个“发展计划”,生产、技术和出口被视为最重要的发展路径。2022年10月,土耳其政府还专门出台了“2023出口战略”,主张生产从低技术部门转向高附加值领域,从而提升出口产品结构。^① 据统计,2024年1~7月,土耳其的出口总额为14,807亿美元,同比增长4.1%,进口总额为19,807亿美元,同比下降8.3%,外贸逆差下降32.4%;其中制造业产品占出口总额的94.3%,高科技产品在制造业出口中占3.4%;主要出口伙伴是德国(占出口总额的10%)英国、阿联酋、伊拉克和美国(各占6%),意大利(5%),法国和西班牙(各占4%)。^② 作为土耳其国家战略的基石,市场多元化的出口战略有助于提升土耳其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以自助发展模式增强在全球市场中的主动权。

第二,重点发展制造业。作为重要的全球制造商和供应商,土耳其致力于打造“全球制造业中心”。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虽然从进口替代的发展模式转向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但其始终以工业为利益与安全导向的国家经济体系目标没有改变。工业长期以来是土耳其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重心与支柱产业,并已经从过去以纺织、食品等劳动密集型和以能源、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为主要产业的工业体系,向以汽车、家电、钢铁及机械等为主导产业的工业体系转型升级。据统计,2022年土耳其的制造业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9%,为土耳其创造了18%的就业机会;^③2014~2023年,土耳其在中东欧、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制造业项目占对外直接投资22%的份额,是此前十年的4.5倍,在这些地区中占据领先地位。^④ 出口状况反映的是国内经济结构,这也是制造业在土耳其2024年上半年出口总额中具有绝对占比的重要因素。

(三) 超越西方制度范式,探索政治发展自主道路

土耳其长期受到西方国家政治体制与发展模式的影响与干预。从“借鉴”到

^① “The Export Strategy of Türkiye for 2023,” *Republic of Türkiye Ministry of Trade*, <https://www.trade.gov.tr/2023-export-strategy>, 上网时间:2026年2月24日。

^②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Türkiye İstatistik Kurumu*, July 2024, <https://data.tuik.gov.tr/Bulten/Index?p=Foreign-Trade-Statistics-July-2024-53536>, 上网时间:2025年2月26日。

^③ “Türkiye: A Global Manufacturing Hub,” *New Zealand Embassy in Ankara*, September, 2023, <https://www.mfat.govt.nz/assets/Trade-General/Trade-Market-reports/Tuerkiye-a-global-manufacturing-hub-September-2023.pdf>, 上网时间:2025年2月26日。

^④ “Türkiy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trategy (2024–2028),” *Turkey Investment Office*, August 1, 2024, <https://www.invest.gov.tr/en/pages/fdi-strategy.aspx>, 上网时间:2025年2月26日。

“模仿”，再到“探索新模式”，土耳其在政治制度建构与意识形态选择上逐渐趋于摆脱外部模式的束缚，并基于本土历史传统、文化基因与现实需求自主探索政治发展道路。

自 1923 年建国以来，凯末尔就开始大力推行西化改革，效法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二战后，在两大阵营的对抗下，因受到美国经济的扶持，土耳其政治发展的西化逻辑愈加深入，并开始推行多党民主制。而在不成熟的政党政治发展下，推行多党民主制的结果是，当占据大部分人口的农村所推举的具有伊斯兰背景的政客上台后，为迎合民意，必然背离长期以来的国家世俗化改革。此时，军方作为世俗化改革的代言人和“监国者”，就会出面干预以捍卫凯末尔改革的成果。所以，多党民主制政治模式带来了频繁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危机，这使土耳其开始重新探索政治发展的新模式。正发党上台后，信奉凯末尔主义的传统政治精英逐渐被边缘化。虽然正发党执政之初依旧采取亲西方政策并以欧盟标准进行民主改革、建立稳定的世俗民主制度而被美国看好，甚至被称为中东地区改革的典范，^①但在中东变局后，土耳其政府开始脱离西方民主化范式而出现具有明显威权主义色彩的政治转向。2016 年未遂军事政变后，埃尔多安在国内掀起的肃清行动招致西方国家对土耳其“民主化倒退”的激烈批评，使土耳其与西方国家关系急剧恶化。2018 年，议会制向总统制的转变使埃尔多安个人权力高度集中，进一步冲击了西式民主化的原有模式而使具有鲜明土耳其特色的总统制饱受西方国家诟病。

土耳其对西方政治发展模式的背离还表现为从追求世俗主义转向寻求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融合。埃尔多安作为土耳其第一位民选总统，也是伊斯兰教的捍卫者和去西方化的推动者，在呼吁进行一系列自由主义改革的同时，受奥斯曼帝国伊斯兰话语的影响而极力寻求一种基于伊斯兰教和民主相容与有效嫁接的新话语和土耳其新模式，^②并使之作为正发党政治话语体系的核心部分。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都是为土耳其政治发展的需要而服务的，但土耳其的伊斯兰政治底色及其民主化的减弱，使融合之路从根本上持续背离西方政治发展模

^① Lenore Martin and Joshua W. Walker, “Is Turkey Losing Its Balancing Act in the New Middle East?,” *Foreign Policy*, May 26, 201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1/05/26/is-turkey-losing-its-balancing-act-in-the-newmiddle-east/>, 上网时间:2025 年 2 月 26 日。

^② Berna Turam, *Between Islam and the State: The Politics of Engagem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37.

式。作为推动解决政治危机的产物,土耳其新模式强调主体立场,通过建立具有文化适配性的治理体系来维护国家战略自主性。

(四) 突破地缘格局制约,实施平衡外交战略

土耳其对战略自主的追求还体现为中等强国在体系压力与国内诉求双重驱动下重塑国际角色的尝试。土耳其在维系北约成员国身份的同时,通过调整地缘策略修正传统结盟路径并构建平衡外交战略,旨在在多极博弈中拓展战略空间,逐步形成一种基于地理空间与战略利益的地缘政治思维及自主实践路径。

1. 深化欧亚地缘协作:强化与新兴经济体战略伙伴关系

冷战后,土耳其通过重构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完成了从“西方安全附庸”向“欧亚地缘支点”的转型。冷战时期,分属不同阵营的两国处于对立状态,土耳其将苏联视为主要安全威胁而使双方合作十分有限;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土耳其较好地处理了同苏联与西方大国的关系,双方贸易额也实现了从1987年的4.76亿美元到1990年18亿美元的大幅度增长;^①至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拥有的丰富能源资源和土耳其在消费品与建筑工程方面具有的比较优势形成的经济互补,使两国关系又迈进一步;1992年,由土耳其发起成立的黑海经济合作组织将土俄伙伴关系制度化;正发党执政后,土俄关系呈现积极发展态势,两国进一步扩大了在投资、贸易、能源、旅游、人际交往等方面的相互依存度;2008年,俄罗斯成为仅次于欧盟的土耳其主要国家贸易伙伴。阿拉伯之春之后,土耳其追求战略自主和回归中东的意识不断增强,土俄关系也不再局限于过去经济相互依存的逻辑,而囊括了政治认同与集体安全问题。从经贸、能源合作,到2019年土耳其不顾北约成员国反对向俄罗斯购买S-400防空导弹系统,土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使在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中,土耳其曾在道义和政策层面对俄罗斯予以谴责,但却是唯一一个没有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的北约成员国。有学者指出,“土耳其政治经济正走向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特征的俄罗斯专制模式。”^②

土耳其尝试将欧亚大陆桥的地缘价值转化为战略自主筹码,并在对华战略合作中,展现出中等强国突破体系约束的独特路径。自2010年起,土耳其通过了

^① William Hale, *Turkish Foreign Policy Since 1774*, Abingdon: Routledge, 2013, p. 121.

^② Mustafa Kutlay and Ziya Öniş,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a Post-western Order: Strategic Autonomy or New Forms of Dependence?,” p. 1095.

与中国有关的涉及能源、贸易、基础设施、技术和文化等 13 项法律而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开始,两国合作愈加深入。2015 年,两国签署了关于对接“一带一路”同“中间走廊”的谅解备忘录,成为两国经贸合作的加速器;2019 年,从西安发出的中欧班列首次穿越土耳其,为两国进一步加强经贸往来提供了重要助力。这一年也是中土共建“一带一路”五周年,双边贸易额就累计突破了 1,000 亿美元。2017 年,埃尔多安参加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时就曾说,“中土在政治经济领域建立和谐的制度,将预示着两国在稳定繁荣的基础上进入一个新时代。”^①2018 年里拉危机后,埃尔多安还访问中国寻求短期资金援助,并扩大长期经济合作。^②据统计,中土贸易额已从 2002 年的 16.4 亿美元增至 2025 年的 446.2 亿美元,^③增长幅度超过 27 倍。

土耳其还加强与非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的互动。2013 年 4 月,土耳其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对话伙伴国”,也是北约成员中首个确立此种关系的国家。亲西方派的土耳其学者埃尔德米尔认为,“相较于在欧洲大家庭中严格的政治监督和批评制度,作为威权主义者的埃尔多安更愿意亲近上海合作组织。”^④2015 年 4 月,土耳其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2024 年 9 月 3 日,土耳其正式递交加入金砖国家的申请,如被接纳,土耳其也将成为金砖国家中第一个北约成员国。^⑤土耳其加强与俄、中以及全球南方等非西方国家合作,这看似矛盾的身份组合实为精心设计的战略杠杆,既利用北约安全框架降低地缘风险,又通过金砖机制获取发展资源,更借上合平台塑造地区安全议程。这是在新的地缘政治转向下,土耳其追求战略自主的重要体现。

① Recep Tayyip Erdogan, “A New Era will Be Heralded in Our Region Based on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ürkiye*, May 14, 2017, <https://www.tccb.gov.tr/en/news/542/75199/a-new-era-will-be-heralded-in-our-region-based-on-stability-and-prosperity>, 上网时间:2025 年 2 月 26 日。

② Ziya Öniş and Mustafa Kutlay, “The Anatomy of Turkey’s Heterodox Crisis: The Interplay of Domestic Politics and Global Dynamics,” *Turkish Studies*, Vol 22, No. 4, 2021, pp. 499–529.

③ 相关数据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海关统计数据在线查询平台, <http://stats.customs.gov.cn/>, 上网时间:2025 年 2 月 27 日。

④ Natasha Bertrand, “NATO’s Second-largest Military Power Is Threatening a Dramatic Pivot to Russia and China,” *Business Insider*, November 22, 2016,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turkey-russia-china-shanghai-cooperation-organization-2016-11>, 上网时间:2025 年 2 月 27 日。

⑤ Ezgi Akin, Jack Dutton, “Turkey, NATO Member, in Process of Joining BRICS,” *Al-Monitor*, September 3, 2024,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4/09/turkey-nato-member-submits-formal-application-join-brics>, 上网时间:2025 年 2 月 27 日。

2. 重构跨大西洋关系：构建新型竞合动态平衡机制

长期以来,凯末尔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指导着土耳其的内政外交政策,尤其在入盟谈判开启后,正发党在坚持以西方为导向的凯末尔主义外交政策愿景中,将欧洲视为民主和提高福利或治理标准的“应许之地”以及土耳其自然演进的方向,^①推进“欧洲化”进而实现“西方化”也被认为是土耳其实现复兴目标的唯一可行之路。

进入 21 世纪后,欧洲主要国家向保守民主的转变及整个欧洲社会民主的衰落,削弱了欧盟成员国中支持土耳其的力量,^②欧洲保守右翼政党质疑土耳其在价值观和文化方面的“欧洲性”,认为土耳其并非拥有共同欧洲身份的成员国,而是在共同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中“享有特权的伙伴”而已。^③近年来,土耳其与美西方国家的关系呈现疏远之势。对土耳其而言,塞浦路斯僵局、入盟受挫等因素,促使欧盟因失去可信性而弱化对土耳其政治产生的变革性影响;对欧盟而言,土耳其也越来越被视为防止难民涌入欧洲的“缓冲地带”而非合作伙伴。由此,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被重新定位为“他者”^④以及“土耳其政治中不受欢迎的人侵者”^⑤,而逐渐失去了对土耳其的规范性。即使埃尔多安一再表明“加入欧盟是土耳其的战略优先事项”时,但也在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中作出越来越多不利于入盟的行为。

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转向并不意味着完全切断了与西方国家的联系,其正通过“地缘政治弹性”重构跨大西洋关系,既不颠覆西方主导秩序,也不屈从于单向规则的制约。外交转向并非一种身份和战略上的替代,多元化外交政策恰恰显示出土耳其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这或可视为一种中等强国在后西方世界秩序下的生存智慧。

^① Başak Alpan, “From AKP’s ‘Conservative Democracy’ to ‘Advanced Democracy’: Shifts and Challenges in the Debate on Europe,” *South European Society and Politics*, Vol. 21, No. 1, 2016, pp. 15–28.

^② Giacomo Benedetto, Simon Hix and Nicola Mastroiocco, “The Rise and Fall of Social Democracy: 1918–2017,”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14, No. 3, 2020, p. 931.

^③ Mustafa Kutlay and Ziya Öniş,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a Post-western Order: Strategic Autonomy or New Forms of Dependence?,” p. 1097.

^④ Ibid., p. 1096.

^⑤ Senem Aydın-Düzgit, “De-Europeanisation Through Discourse: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AKP’s Election Speeches,” *South European Society and Politics*, Vol. 21, No. 1, 2016, pp. 45–58.

三、土耳其追求战略自主的动因

土耳其对战略自主的追求,既是其大国抱负的核心体现,也是应对内外环境变化的系统性回应。这一进程的推进是大国博弈与地区格局演变、国内政治逻辑、综合国力提升以及国家安全诉求等多重维度共同驱动的结果。

(一) 大国战略调整与中东地区形势的外在压力

第一,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与非西方挑战者的日益活跃为土耳其提高全球政治地位提供了契机。中东地区是大国博弈的重要舞台,但随着国际局势剧烈变动和中东地缘格局的震荡重组,该地区国家不再以被动行为体身份卷入大国博弈,而是越来越多地利用外部大国间的竞争来推进自己的国内和国际议程,积极谋求战略利益。^① 美国为将更多战略资源转向威胁其全球领导地位的大国战略竞争,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开始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以摆脱中东对美国战略资源的过分牵制。^② 而俄罗斯则通过介入叙利亚内战确立了在地中海的军事存在,并扩大与土耳其的武器贸易和能源合作,提升地区话语权。随着中国与俄罗斯以及区域主要挑战者伊朗在中东影响力不断扩大,地区主要国家逐渐减弱对美国的依赖,“离美疏美”为特征的战略自主趋势不断发展。^③ 土耳其日益减少对美欧大国的安全依赖,西方盟友不再是政治规范参照点,“基于问题”的交易主义开始成为土耳其外交政策行为的特征,这为土耳其留下战略自主的空间。

第二,中东地区形势的变化也是促使土耳其外交政策发生转变的重要因素。2010 年底爆发的中东剧变不仅意味着全球力量向多极化世界秩序转移,邻国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也导致土耳其“与邻国零问题”外交政策崩溃。在叙利亚内战、利比亚战争等地缘政治挑战下,追求战略自主以更灵活地应对周边的安全威胁与挑战,成为土耳其维护国家利益、增强自身战略地位的重要方式。此外,土耳其战略自主追求也是“向西走不动”而被动选择的结果。入盟受挫、美国制裁,

^① Jonathan Hoffman, “The Return of Great-Power Competition to the Middle East: A Two-Level Game,” *Middle East Policy*, Vol. 28, 2021, pp. 87-104.

^② 刘中民:《从特朗普到特朗普: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要议题及其前景》,载《思想理论战线》2025 年第 1 期,第 83-92 页。

^③ 唐志超:《美国的中东战略调整:环境塑造与秩序重建》,载《西亚非洲》2024 年第 2 期,第 3-23 页。

土耳其与西方传统盟友建立的一种极不平衡的相互依赖关系,随着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而逐渐暴露出结构性弊端。虽然土耳其是北约第二大军事力量,但北约成员国身份也是土耳其最大的政治价值。可以说,土耳其追求战略自主不仅是一种国家选择,也是大国战略调整与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结果。

(二) 埃尔多安的执政风格及其政治理性的塑造

从议会制时期的政府总理,到总统制时期的总统,埃尔多安领导正发党已执掌土耳其政权近 23 年之久,其将宗教与政治的合法性相结合而将土耳其从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重新塑造为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国家,也因整合民主思想和伊斯兰身份的能力而被视为中东地区的典范,从而造就了一个不输于凯末尔主义的新时代。对外,埃尔多安强势的外交风格不仅使其在美土结构性矛盾与北约框架约束下,通过平衡外交策略维持着脆弱同盟关系,这种基于政治理性与利益考量的动态平衡,既避免了与传统盟友的彻底决裂,又在对冲性平衡中为土耳其赢得战略自主空间。对内,埃尔多安借库尔德问题与未遂政变等关键节点整肃反对力量,通过重构国家安全叙事强化执政合法性,进而实现国内政治的绝对主导权。这都印证了埃尔多安政权在战略自主实践中形成的强人政治范式,而这种将国家意志深度“人格化”的治理模式,亦重构着土耳其的内外战略。

埃尔多安的执政风格及其政治理性对国家政策的影响是土耳其积极追求战略自主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埃尔多安的政治生涯与土耳其伊斯兰政治运动紧密相连,从作为救国党与繁荣党成员到正发党领袖,埃尔多安所在党派皆具浓厚的伊斯兰宗教色彩。而自 2002 年执政以来,正发党已先后赢得 5 次议会大选,成为继共和人民党之后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这为推行一系列疏远西方、复兴伊斯兰主义的措施奠定了政治基础。另一方面,从当选总理到成为土耳其第一位民选总统,埃尔多安巧妙利用政治、经济和伊斯兰政党发展的多重危机取得执政机会,对周期性的军人干政进行话语解构,强调依靠本民族自由、独立、自主的意志推动国家和民族前进,^①并以其强势的政治风格与外交作风重塑土耳其政治体制、建设“新土耳其”,将政治强人塑造为延续土耳其传统的现代政治文化的典型

^① “Türkiye Yüzyılı programımızla, Cumhuriyetimizin yeni yüzyılına güçlü bir başlangıç yapmak istiyoruz,”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Türkiye Official Website*, October 28, 2022, p. 24, <https://tcgb.gov.tr/haberler/410/141370/-turkiye-yuzyili-programimizla-cumhuriyetimizin-yeni-yuz-yilina-guclu-bir-baslangic-yapmak-istiyoruz->, 上网时间:2025 年 3 月 2 日。

特征,而主导国家发展与政治建构。可以说,伊斯兰政治势力为埃尔多安铺就了执政之路,而埃尔多安的政治谋略和政治手腕则构成稳固执政地位、推动政治自主性的主要支柱。^①

对国家战略自主性的追求也将指导着埃尔多安的思想认知变化及其对国家间事务的思考。^② 战略自主不仅仅是土耳其在地缘政治中追求的一种政策和目标,也作为一种“安全化”工具构成国内合法性论述。对于埃尔多安而言,一方面,外交政策是对“新土耳其”愿景的自然延伸,并为实现愿景提供了国内政治支持。“积极进取”是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的特点,不仅为土耳其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场域,也提高了埃尔多安在国内的声望,为其在政治和经济治理危机之下赢得总统选举发挥了关键作用。但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一种“膨胀”的认同感之上的,埃尔多安认为土耳其是穆斯林世界的主要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关键角色,并于 2019 年 9 月在纽约举行的第 74 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世界大于五个国家”的口号。^③ 与此同时,战略自主话语也成为埃尔多安削弱反对派的政策工具。纵观正发党上台执政历程不难发现,国内反对派是埃尔多安政府实现权力集中的最大挑战。例如,埃尔多安在 2023 年经两轮选举才获得了微弱过半数的选票赢得总统选举;正发党也是通过联盟方式(人民联盟)赢得议会选举。作为全球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政治的实践者,^④埃尔多安将战略自主理念作为国内合法化话语,激发了广泛的民族主义情绪,也通过外交政策上的战略自主论调试图转移人们对国内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关注,并将外交政策的批评者污名化为非“国内或民族”的行为者,以此分裂反对派,^⑤而对主流媒体的控制更是挤压了

① 赵娟娟:《土耳其伊斯兰政党的发展——基于正义与发展党的考察》,载《新疆社会科学》2020 年第 5 期,第 88 页。

② Şaban Kardaş, “Quest for Strategic Autonomy Continues, or How to Make Sense of Turkey’s ‘New Wave’,” *GMF Analysis On Turkey*, No. 11, 2011, p. 3.

③ “Turkey Embraces All the World and Humanity and Strives to Find Just Solutions to Problems,”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ürkiye*, September 24, 2019, <https://www.tccb.gov.tr/en/news/542/109770/-turkey-embraces-all-the-world-and-humanity-and-strives-to-find-just-solutions-to-problems->, 上网时间:2025 年 3 月 27 日。

④ H. J. Mai, “How Recep Tayyip Erdogan Became Turkey’s Most Powerful Leader,” *Middle East*, May 13, 2023, <https://www.wnyc.org/story/how-recep-tayyip-erdogan-became-turkeys-most-powerful-leader/>, 上网时间:2025 年 3 月 5 日。

⑤ Mustafa Kutlay and Ziya Öniş,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a Post-western Order: Strategic Autonomy or New Forms of Dependence?,” p. 1100.

反对派对外交政策的批判空间。

当前,土耳其已宣布开启“土耳其世纪”伟大征程,埃尔多安声称,“土耳其世纪”预示着一场革命,希望土耳其共和国进入全球政治、经济、技术、军事和外交等各领域的十大国家之列。^① 作为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制定者,埃尔多安的执政风格与政治理性将影响着土耳其战略自主的步伐及推进路径。

(三) 基于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提升的主体条件

国家实力是衡量一国强弱的尺度与标准,也是分析考察一国制定战略和实施安全行为的基础。作为中东地区最重要的行为体之一,土耳其致力于国内经济改革,刺激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于 21 世纪初一跃成为经济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代表,并长期位于全球二十大经济体行列。2002~2023 年,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从 2,400 亿美元到 11,100 亿美元的增长,增长率达 362%。以现价美元计算,2002 年美国的经济规模是土耳其的 45.5 倍,到 2023 年仅为 24.6 倍,日本从 17.4 倍降为 3.8 倍,法国从 6.3 倍降为 2.7 倍,英国从 7.5 倍降为 3 倍。而土耳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也实现了从 2002 年的 0.7% 到 2023 年的 1.1% 的增长。^② 土耳其经济的强势崛起,使其拥有越来越多能够与大国讨价还价的能力。例如,针对北约制定的“波罗的海防御计划”,埃尔多安表态,“如若北约盟国不承认土耳其在叙利亚的行动是打击恐怖主义组织,就将反对该项计划。”^③

近年来,无人机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显著增强了土耳其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据统计,2017 年土耳其国防出口额为 8.5 亿美元,2024 年飙升至 7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9%。^④ 2019 年,土耳其拜卡公司为土耳其军队开发的 TB2 无人机仅出口 6 架,且卡塔尔是唯一客户;目前,土耳其已成为全球军用无人机供应商,

^① “Cumhurbaşkanı Recep Tayyip Erdoğan’ın ‘Türkiye Yüzyılı’ Tanıtım Toplantısı Konuşması,”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Türkiye Official Website*, October 28, 2022, pp. 6-8, <https://www.tccb.gov.tr/haberler/410/141370/-turkiye-yuzyili-programimizlacumhuriyetimizin-yeni-yuzyilina-guclu-bir-baslangic-yapmak-istiyoruz->, 上网时间:2025 年 3 月 5 日。

^② 相关数据参见世界银行对“所有国家和经济体”的公开数据,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 上网时间:2025 年 5 月 23 日。

^③ “埃尔多安喊话北约:改革不可避免 土耳其不可或缺”, 海外网, 2019 年 12 月 3 日, https://m.haiwainet.cn/middle/3541093/2019/1203/content_31675792_1.html, 上网时间:2025 年 5 月 23 日。

^④ Dylan Malyasov, “Türkiye Sets New Defense Export Record,” *Defense Blog*, February 5, 2025, <https://defence-blog.com/turkiye-sets-new-defense-export-record/>, 上网时间:2026 年 3 月 5 日。

其生产的军用无人机系统占据全球 65% 的市场份额。作为土耳其出口产品中自主研发的支柱产品, TB2 无人机参加过纳卡战争、俄乌战争、埃塞俄比亚内战、叙利亚内战等, 在乌克兰、卡塔尔、阿联酋等国家的军队中广泛使用。2020 年, TB2 凭借纳卡冲突一炮走红, 帮助阿塞拜疆在纳卡冲突中扭转了战局, 成为土耳其军工的宣传名片, 也大大提升了土耳其的影响力。该无人机之所以得到这些国家的青睐,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TB2 无人机的经济性, 其单机成本要远远低于“欧美货”, 这使一些中小国家具备了“非对称打击能力”, 也赋予土耳其逐渐改变区域游戏规则的能力。作为土耳其国防工业现代化标志性成就, 无人机产业拉动了土耳其高科技产业链的发展, 不仅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与就业机会, 其先进的实战效能也提升了土耳其军队现代化水平和地区行动能力, 成功的技术输出更是大幅扩展了土耳其的国际军事贸易市场与地缘政治影响力。最终, 无人机技术直接转化为土耳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与国际影响力, 使其逐渐成为全球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土耳其国家实力的提升为战略自主奠定了物质基础的同时, 也带来了更多积极介入周边事务的信心与“四面出击”的外交态势。而凭借特殊地理位置, 土耳其也在通过巧妙的单边与多边博弈而最大化自身的地缘政治收益, 并自视和希望被视为地缘政治的重量级行为体参与到欧亚、中东、北非等区域甚至是全球秩序的讨论中。

(四) 土耳其国家安全与战略利益诉求的拓展

无论是“亲西方”还是“向东看”, “世俗化”还是“伊斯兰化”, 都是为土耳其国家利益而服务。土耳其追求战略自主实质上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逻辑在国家战略层面的具象化呈现。作为横跨欧亚大陆的枢纽国家, 土耳其外交战略始终遵循“安全边际最大化”原则, 在体系约束中寻求自主性突围, 这种政策取向源于结构性安全焦虑的驱动。安全是国家利益的核心要素, 利益和安全需求构成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主要驱动力。^① 作为“土耳其世纪”战略愿景中的重要内容, 追求战略自主亦符合新时期土耳其的国家利益。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 在美国中东战略的推动和来自苏联的威胁与外交限制的双重影响下, 土耳其选择站在西方国家一边, 通过与美结盟获得经济与军事援助以维护其在中东的重大利益。但

^① Gunes Muratt Tezcur and Alexandru Grigorescu, “Activism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Balancing European and Regional Interes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15, No. 3, 2014, pp. 257-276.

近年来的“向东看”政策并不以牺牲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为代价。土耳其在倡导“与邻国零问题”外交政策的同时,也在谈判加入欧盟候选资格时实施了一系列符合欧盟规定与规范的改革;而在追求防务自主的前提下,也没有放弃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实际利益,不仅广泛参与北约军事合作,还积极推动北约转型以扩大在北约的发言权。^①

以国家利益为基点寻求东西方战略平衡,摆脱西方国家的束缚,是土耳其追求战略自主的重要表现。对塞浦路斯进行军事干预、向俄罗斯购买“S-400”导弹系统、对叙利亚和伊朗的政策等,印证了土耳其追求的是一种“国家利益至上”的战略自主。由此,土耳其也被视为美西方眼中的“关键摇摆国家”^②。

四、土耳其追求战略自主的限度

“强大的战略自主意味着在国际规则体系中拥有制定权、修改权和执行权,而不是被动地遵守他国制定的游戏规则。”^③但自主是相对的,它不仅受制于其他国家的战略决策或被外国干涉而无法实现“行动的自由”(freedom of action),也因行为体的能力禀赋而陷入执行困境。作为一种国家选择,土耳其的战略自主是一个长期过程,目前仍处于“依附”与“自主”之间,是一种有限的自主,受到多重结构性制约。

(一) 经济脆弱性: 追求战略自主的意愿和能力不匹配

近十多年来,埃尔多安政府塑造了以战略自主理念为核心的外交政策的轮廓。作为土耳其外交政策议程的重要遵循,追求战略自主也成为实现“土耳其世纪”新国家战略愿景的关键内容。土耳其作为一个重要的地区行为体,曾通过积极主动的举措改变中东的游戏规则,还主动扮演“区域安全提供者”角色。埃尔多安公开表示,“尽管土耳其不是军事或经济超级大国,但土耳其已经通过解决

^① 李亚男:《土耳其国家安全战略:演变、特征与实践》,载《国家安全研究》2024年第1期,第75-76页。

^② Cliff Kupchan, “6 Swing States Will Decide the Future of Geopolitics,” *Foreign Policy*, June 6, 2023, <https://wp.ufpel.edu.br/labgrima/2023/06/13/6-swing-states-will-decide-the-future-of-geopolitics/>, 上网时间:2025年3月5日。

^③ Barbara Lippert, Nicolai von Ondarza and Volker Perthes, “European Strategic Autonomy: Actors, Issues, Conflicts of Interests,” *SWP Research Paper*, March 21, 2019, <https://www.swp-berlin.org/10.18449/2019RP04/>, 上网时间:2025年2月27日。

伊拉克、叙利亚及其他地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成为一个‘全球领袖’”^①。但对战略自主的追求不仅取决于政治代理人的意愿,重点是国家能力。^②实际上,埃尔多安将土耳其鼓吹为全球参与者而全力推进战略自主的意愿以及作为帝国继承者所无法割断的超国家认同,所衍生出的不切实际的政治抱负与地缘政治愿景与诉求,同土耳其作为中等大国的实际地位和国家能力存在偏差。

土耳其快速的经济增长曾一度使其被视为中东地区的样板国家,2002~2007 年期间,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超过 7%,2011 年和 2021 年增长率更是高达 11% 以上,为土耳其追求战略自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土耳其经济规模虽构成战略自主的必要条件,但要素禀赋的结构性缺陷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例如,“2023 政治愿景”中“到 2023 年进入全球十大经济体行列、人均 GDP 达到 25,000 美元”的目标均未实现;从正发党执政以来的经济发展趋势来看,土耳其的 GDP 增长率也极不稳定,受 2008 年金融危机影响,2009 年土耳其 GDP 增长率为-4.9%。^③整体来看,从纵向上,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成就不可否定,不仅提升了土耳其的国际地位,也稳固了埃尔多安与正发党政权;但从横向上来说,土耳其的经济仍面临很大风险,全球性通胀仍未得到根本性扭转,尽管埃尔多安尝试通过里拉贬值刺激出口,但其外债占 GDP 比重仍旧高达 50% 以上,这种依赖外部资本驱动和债务扩张的发展模式,从根本上对战略自主构成了结构性制约,使其难以突破系统性瓶颈。同时,2023 年土耳其的经济总量排在全球第 17 位,而这在现行国际体系中所展现出的国家经济能力并不足以支撑埃尔多安对战略自主的过高期望。因此,当“2023 政治愿景”中十大经济体目标落空后,埃尔多安政府不得不将战略重心转向风险更大的地缘博弈,通过高成本的外交冒险来补偿经济动能不足,而这种补偿机制反过来又加剧了经济系统的脆弱性,形成战略诉求与现实能力之间的恶性循环。

(二) 地缘政治锁钥：地理和历史文化战略两面性的制约

地理和历史这两个恒定变量是将土耳其置于轴心并创造出独特文化活力的

^① Recep Tayyip Erdogan, “How to Fix the UN — and Why We Should,”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26, 2018, <https://thecsspoint.com/how-to-fix-the-u-n-and-why-we-should-by-recep-tayyip-erdogan/>, 上网时间:2025 年 4 月 17 日。

^② Mustafa Kutlay and Ziya Öniş,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a Post-western Order: Strategic Autonomy or New Forms of Dependence?,” p. 1089.

^③ “GDP Growth (Annual %) — Türkiye,”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locations=TR>, 上网时间:2026 年 3 月 5 日。

主要因素。凭借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历史文化,土耳其拥有重要的地缘政治资产。从地理位置上看,作为不同地区和大陆的交汇地,土耳其约97%的国土位于亚洲的小亚细亚半岛,3%位于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三面环海,与8个国家接壤,其中两个国家为欧洲国家,是名副其实的东西方桥梁。同时,土耳其拥有对黑海海峡的控制权,而黑海海峡又是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唯一通道,不仅构成俄罗斯南扩的屏障,也是北约东扩的阻碍,从而成为平衡美俄的杀手锏。从历史文化上来看,历史上的土耳其曾是三大帝国中心,拥有十三个不同文明的历史遗产,与欧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宗教和世俗的对抗亦贯穿土耳其现代化国家建构的始终。但从情感和国家政策上来说,土耳其在长时期更偏向西方,西部地区靠近欧洲沿海地区经济发达,民众价值观趋于西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均实行欧洲模式。地理和历史文化的两面性塑造了土耳其的“多面形象”,这也是土耳其外交“左右逢源”的资本与根源。

对于土耳其而言,地理和历史文化战略的两面性使其能够在国际体系中寻找一个独立且更有利的位置,从而最大化地缘战略价值并使其成为国际秩序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但也正是根植于地理和历史的三重混合特征所形成的土耳其“国家身份之变”,以及土耳其精英们通过地缘政治身份和一系列话语实践所建构的“例外论”,^①使土耳其追求战略自主的目标与地缘政治愿景存在限度。

作为欧盟候选国和北约成员国,土耳其是“准欧洲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关键盟友。无论这种盟友体系是“模糊的”“脆弱的”还是“不同路的”,土耳其作为“北约南翼”的国家身份定位在西方国家看来都具有不可替代性。而土耳其也借此作为获得“欧洲国家身份”的地缘政治资本和筹码,寻求与欧洲防务一体化,与欧盟建立关税同盟、与美国保持一种脆弱的关系。但加入欧盟已非土耳其的唯一选项。一方面,作为伊斯兰合作组织创始国与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成员,追求世俗化、坚持以世俗化和西方化为核心的凯末尔主义不再是决定正发党争夺执政权的排他性政治宣言和政治工具;另一方面,土耳其控制的黑海海峡是俄罗斯南下地中海、印度洋的战略屏障和进行国际贸易的唯一通道,而土耳其背离西方所推崇的“中东民主模范”角色而产生了与西方国家在身份上的认同分歧,以及美

^① Lerna K. Yanik, “Constructing Turkish ‘Exceptionalism’: Discourses of Liminality and Hybridity in Post-Cold War Turkish Foreign Policy,”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30, 2011, pp. 80–89.

国支持库尔德武装损害土耳其国家安全等,使土耳其认识到“安全靠美国”传统思维已难以为继而未能与美西方国家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联盟。^① 地理和现实利益因素促使土耳其与俄罗斯交好,但在土耳其地缘战略考量中,美国不仅是经济与安全的提供者,亦作为不可或缺的制衡性力量服务于土耳其维持区域力量多元化的根本目标。

地理和历史的特殊性所塑造的战略文化多元性,充分释放了土耳其依托地缘优势平衡东西方国家的空间与优势,而使其成为各国争取的关键。但中东地区大国竞争已成常态,土耳其摇摆不定的态度与行为使其可信度下降。美国与土耳其的关系在中东变局后急转直下,已从过去的传统盟友转变为“模糊盟友”,甚至难以用盟友来形容。^② 美国不会因土耳其无力与其争夺地区安全主导权和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就完全信任土耳其会受其约束,于美国而言,土耳其是一个地缘政治对手而非战略伙伴,地缘战略与地区力量分化重组等结构性因素制约着美土关系。而美国作为“北约的火车头”^③,美土关系也会直接影响土耳其与北约的关系,反之亦然。土耳其与北约单向的“依赖—保护”关系已被土耳其战略自主所取代。欧盟不会因土耳其在申请入欧时实施了一系列符合欧盟规定与规范的改革就忽视与土耳其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土耳其更大程度上被视为一个缓冲国(buffer state)而非潜在的欧盟成员国,欧盟对土政策也在对抗与安抚之间平衡与徘徊。^④ 俄罗斯也不会因土耳其向其购买防空导弹系统而释放交好信号就完全信任土耳其,两国在利益重合地带的“差序互动”本质上揭示了两国间并非完全对等的合作伙伴。^⑤ 土耳其围绕欧洲化或去欧洲化、新奥斯曼主义和欧亚主义所形成的地缘政治愿景^⑥和追求战略自主的目标,始终是以国家利益为基点,现实主义的考量构成塑造土耳其外交政策转

① 唐志超:《美国的中东战略调整:环境塑造与秩序重建》,第 20 页。

② 寿慧生、王倩楠:《模糊盟友:联盟体系视角下的美国与土耳其关系》,载《国际安全研究》2022 年第 2 期,第 132-156 页。

③ Larrabee, F. Stephen *et al.*, “Turkey’s Nationalist Course: Implications for the US-Turkish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the US Army,” *Rand Corporation*, January 14, 2020, p. 174.

④ 邹志强:《土耳其与欧盟关系:对立日益深化》,载《世界知识》2021 年第 3 期,第 45 页。

⑤ 曾向红、张峻溯:《敌友难分:俄罗斯与土耳其的差序互动模式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 年第 6 期,第 23-53 页。

⑥ Ayşe Ömür Atmaca and Zerrin Torunb, “Geopolitical Visions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24, No. 1, 2022, pp. 114-137.

向的根本,而与美国、欧盟、俄罗斯之间的两两关系变化和战略抉择亦互受影响和制约。

(三) 地区安全困局: 干预主义与力量投射的代价

土耳其对战略自主的追求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中东权力格局。不仅挑战了沙特、伊朗、埃及等地区传统大国,还通过平衡美俄、分化联盟体系,削弱了美俄两大域外霸权对中东事务的垄断性控制。但土耳其持续的力量投射及其在周边地区的积极干预,导致土耳其陷入地区安全困局。

1. 土耳其军事投射的边际效益递减

近年来,土耳其在叙利亚、利比亚、索马里等地的军事介入扩大了影响力。例如,2023年,土耳其在叙利亚冲突降级区部署7个军事旅,在叙北部长期驻军约1万人,控制面积占叙利亚国土的8%(1.5万平方公里),形成“事实自治”的缓冲区;^①土耳其无人机也多次参与国内外军事行动,在打击国内恐怖主义势力和利比亚、索马里军事行动中取得斐然成绩。但这也促使土耳其陷入多重代理人战争泥潭,造成在经济、军事、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多维度消耗,导致军事投射的边际效益呈现递减之势。

以叙利亚战争带给土耳其的经济消耗为例。第一,土耳其在叙利亚发动的诸如“幼发拉底河盾牌”“橄榄枝行动”“和平之泉行动”等多次军事行动耗费巨大。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开始,土耳其就不断向反阿萨德武装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这都会进一步加重了土耳其的财政负担。第二,叙利亚内战导致土耳其接收大量难民,并成为全球最大难民收容国。据统计,截至2021年3月,土耳其已接纳超过360万叙利亚难民,并为难民提供医疗、住房、教育等服务支付超过400亿美元。^② 尽管欧盟会提供部分援助,但庞大的难民数量给土耳其经济和社会带来了巨大压力。第三,土耳其的军事行动多次引发国际制裁风险,导致国际资本外流。例如,美国曾因土耳其购买俄制S-400导弹系统对土实施制裁,并威胁削减对土军售,而此类制裁加剧了土耳其国内外资撤离和里拉贬值,进一步冲击了土耳其脆弱的经济。由此可见,土耳其的叙利亚政策虽

^① “Türkiye Establishes Presence in Syria with 10,000 Soldiers, Dozens of Military Bases,” *Jordan Vista*, February 4, 2023, <http://www.vista.sahafi.jo/art.php?id=e818e855ec275e844f0d-149687f4a7cd64bba8fa>, 上网时间:2026年2月24日。

^② 冯源:《难民潮再成土耳其与欧盟的烫手山芋》,载《光明日报》2021年3月19日,第12版。

短期内扩大了地缘存在感,但长期消耗已超过其承受能力而导致边际效益递减。

2. “零问题外交”面临破产与孤立风险

正发党在前两届任期内积极改善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本着“与邻国零问题”外交原则,不仅实现了与叙利亚的政治和解,也与希腊、亚美尼亚等国改善了紧张关系。但地区形势的剧变打破了这一理想化预设,“零问题”尚未创造出解决问题的有利条件时,中东国家就接连出现“政治地震”。叙利亚陷入内战、库尔德问题“国际化”,伊斯兰教派矛盾进一步升级,埃尔多安政权外交政策也逐渐从“多边主义”转向“强势民族主义”,与“零问题”基调背道而驰,正发党政府用“宝贵孤独”为当下外交定性。^①

在“宝贵孤独”的外交思维下,土耳其依旧按照所谓“支持反对派、推翻现政府”的规则出牌。即使穆尔西已被政府赶下台,土耳其依然支持埃及穆兄会;即使俄罗斯已出兵叙利亚支持国民军,土耳其也依旧在多条战线保持同俄罗斯的博弈态势……埃尔多安政府与埃及、沙特、以色列等地区大国的关系时常处于波动之中,甚至在某些节点走向紧张。这种紧张状态的背后,本质上还是土耳其尝试重塑地区秩序与地区既得利益国家之间深层矛盾的体现。阿拉伯之春后的权力竞争、伊斯兰世界的话语权争夺等多重因素,促使土耳其的周边外交经历了不少波澜。希腊、埃及和以色列形成的东地中海联盟也直接针对土耳其。尽管近年土耳其为摆脱外交孤立,尝试与阿联酋、沙特、以色列缓和关系改善处境,但中东国家间的教派冲突,以及地缘竞争等结构性矛盾仍难以根除。

五、结语

“土耳其世纪”是埃尔多安为土耳其设定的未来蓝图,是一种强烈的战略自信的表现。埃尔多安试图向世界宣告土耳其已成为一个别人追随而非“追随他人”的国家。^② 在当前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向多极化体系转变的背景下,全

^① 李秉忠:《土耳其“宝贵孤独”外交及其走向》,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3期,第9页。

^② Recep Tayyip Erdoğan, “With our Century of Türkiye Programme, We Aim to Make a Strong Beginning to Our Republic’s New Century,”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ürkiye*, October 28, 2022, <https://www.tccb.gov.tr/en/news/542/141374/-with-our-century-of-turkiye-programme-we-aim-to-make-a-strong-beginning-to-our-republic-s-new-century->, 上网时间:2026年2月24日。

全球国际体系的解构与重构为地区性大国运筹国际关系腾出更多空间的同时,^①土耳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也使其难以摆脱地缘关键国家身份而置身大国博弈之外。战略自主作为实现“土耳其世纪”的必经之路,是土耳其面对当前中东地区局势和国际形势新变化,基于对发展与安全的追求而表现出的战略倾向,其核心是要解决对美俄欧等大国的结构性依赖,重塑地区领导权与全球影响力。作为一种地缘政治愿景,土耳其的战略自主是“国家利益至上”的自主,在未与西方制度性完全脱钩的前提下,土耳其通过高风险外交平衡术、国防工业、经济等领域的自主发展以及伊斯兰世界的身份动员来对冲对传统盟友的过度依赖,进而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然而,对战略自主的追求仍受制于土耳其作为中等强国的固有局限与全球体系的结构性依赖,既需在北约框架下维系安全合作,又试图通过黑海航运调解等议题博弈获取“摇摆者红利”。所以,土耳其的战略自主是在依附与自主之间的“有限自主”,而“在依附中求自主”使其战略行为常常呈现出合作与对抗并存的矛盾形态。

当前,土耳其对战略自主的追求更加游刃有余,但是否能够实现真正的战略自主,不仅取决于土耳其能否强化对于欧亚非的地缘战略价值,也取决于大国战略竞争的强度、对地区冲突的溢出控制能力以及埃尔多安是否能够把握好“埃尔多安主义的双重性”与“军政关系的重塑与隐患”所塑造的内部政治张力对土耳其战略选择的制约。于土耳其而言,战略自主是适应从单极向多极国际秩序转变的一种方式,基于地理和历史文化战略两面性的制约,土耳其需要在多元化的身份认知和普遍性的国家利益之间寻找大国间的战略平衡。地缘政治重构带来的有限自主到底能否突破传统路径依赖,经济、安全的双重依附是否会反噬土耳其国家战略的自主性,这也将成为土耳其塑造区域政治与全球政治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责任编辑:赵军 责任校对:李意)

^① 杨晨:《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的平衡外交:表现、动因及影响》,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5期,第94页。